

## 雪人寶寶

璞玉瑄

綿密細緻的泡沫覆滿手心手背，搓揉於指間指縫，在指尖和手腕之間來回穿梭遊走，我仔細沖水洗淨雙手，噴灑酒精，消毒；穿上綠色隔離衣，於後頸腰背各繫一個結；長髮一束，將三千髮絲扭入綠色手術帽；坐在手術等候室，俯身彎腰套上防塵鞋套。

「任，媽咪抱抱。」轉身抱起我即將進行第三次心臟手術的孩子。

已經懂得點頭搖手表達，懂得撒嬌叫爸媽，一歲九個月大的孩子，唇齒緊咬著安撫奶嘴，打上軟針，裹捆厚紙板的手攬住我的頸項，另一手揉捏緊握最愛的高飛娃娃，大大的眼泛微光，不停前後左右張望……。左腳比較無力的我，雙手使盡力氣抱住，其實才九公斤重的孩子，絲毫不敢也不願鬆手。負責引領的護理師用腳踩踏，開啟不鏽鋼厚重鐵門，我左搖右晃，繃緊全身每吋肌肉，仔細踩踏每一步，這步踩穩才又向前踏下一步，一步一步緩緩慢慢，往手術室踱去，深怕一不小心滑倒，摔痛孩子，也摔碎自己的心。

孩子緊盯我的眼神，害怕又無助，含奶嘴的小嘴細碎甜膩：「阿達、阿達、阿達……（任都這麼叫媽咪）。」我坐

在手術檯旁，孩子坐在我的大腿上，抱高面對我平視，專心一意揪住目光。「任，媽咪愛你。好好睡，醒來就會看到媽咪囉！」麻醉科醫師悄悄來到身後，為孩子注入麻醉藥劑。孩子的眼睛從炯炯有神，來到好似沒有靈魂安住的空洞。

「媽媽，麻醉作用了！妳可以把他放下來囉！」我依戀不捨，一手撐住椅緣勉力起身，一手緊握孩子全身，孩子的四肢瞬間軟力滑落，小心翼翼將我的心肝寶貝安放在鋪蓋綠色醫療布的手術檯上，醫護人員一擁而至，以氧氣面罩覆蓋住孩子口鼻，敞開孩子的開襟病服，露出消瘦胸膛正中曾經的手術疤痕和我親手包的尿布……。我默默除去孩子身上的奶嘴、鞋襪和高飛娃娃，撿拾慌亂的心。「拜託你們大家了。」我在手術室門口，朝有條不紊的醫護人員們深深一鞠躬，向後退出整齊有序的手術室。

抱在手裡的孩子，不是媽媽的。是老天的。

鼻胃管從鼻孔出來，管內是黃黃濁濁帶褐色血塊的膽汁胃液；唇週臉頰貼滿人工皮，插入呼吸內管的小嘴，被宜拉膠帶黏拉扭曲變形，唇瓣鼻翼破皮落肉出血；約十公分長的中心靜脈導管，深深埋沒入頸靜脈，細黑線分布三角，牢實緊縫固定於脖子，注入強心、升壓、抗凝血、白蛋白、抗生素和鎮靜止痛等藥物，偶爾還會施打紅血球、血小板或濃厚液等血液；左手手肘內側打入動脈導管，肘後用長條厚紙板

以減敏膠帶分別纏繞三圈，防止導管脫落；右手上臂圈繫量血壓的白色壓脈帶，指頭夾貼有紅外線偵測的血氧機；胸腹分配三個位置，黏貼連接監測心跳線路的小圓圈圈；胸腔正中接出的兩條粗大血管——直徑一公分的透明矽膠管，一條滿是暗紅色的缺氧血，經過葉克膜，打出一條正紅色的含氧血，迴流入心臟；肋骨下緣兩側各分接兩條引流管，共四條胸腔引流管，管裡無時無刻漫流血水；紙尿布延伸出一條淡黃色的導尿管，和另一條清洗腎臟毒素，含三轉向頭的腹膜透析管；開放胸骨露出縫的骨肉，暗暗紅紅如乒乓球大的心臟，倒滿優碘貼蓋薄膜，綠色醫療布整齊疊放在胸上，隨規律急快的心跳聲，起起伏伏。

八十公分高的孩子，躺在二百公分長的大人病床上，身上接引出十幾條線，每條管路不是扣住肉，就是和著血。呼吸內管銜接呼吸器，尿管排洩尿液，引流管接流出一大桶血水……。複雜沉痛的管路佈滿孩子的身軀，每根管、每條路都有其功能和去向，所有線、整張床皆警戒漠然，維持床上小主人的心臟搏動。

經過酷寒淬鍊的雪人寶寶，還能看見春天的美好嗎？

「任會後悔被媽咪生下來嗎？」在媽咪腹中即被診斷出先天性心臟病的孩子，搖頭甜笑。我手指輕點孩子的心臟傷口問：「就算要承受這麼痛的病痛，還是要當媽咪的孩子

嗎？」孩子點頭，雙手伸過來慰捧我的雙頰，額頭抵靠我的前額，鼻子磨蹭我的鼻尖。「任是媽咪的 Super Baby。去開刀要勇敢，好嗎？任一定會平安健康跟媽咪回家，對嗎？」孩子仰起頭，眼珠轉啊轉，眼睛眨啊眨，誠懇真摯頻頻點頭。

依靠比自體血液還多的藥物，仰賴比自身體積還龐大沉重的機器，如此維生的孩子，活著嗎？死神就在病床上方的天花板，分秒面對擺布操弄，看起來像睡著而確實活著的孩子。顧看孩子輕闔的眼臉和又長又翹的睫毛，牽繫孩子如雞爪無肉的小手，趴臥在幾條無礙的管路上，想起術前一晚的對話。護理師過來替孩子抽痰，床頭旁邊，標示上千毫升的圓柱罐，盛滿孩子心窩清創的血水和喉嚨抽吸的痰液。「媽咪後悔了。媽咪捨不得任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。」我撫摸孩子的手，輕輕說。

獨自一人走出手術室後，每天規律進出加護病房三趟，一天總計三個半小時的會客時間，開啟病房之外，更漫長的惦念。每天，看孩子的照片影片，聽孩子的笑聲話聲，有時候笑，有時候哭，更多時候，笑一笑……哭。在生活的每個空間，模仿孩子的姿態；在步行的每個角落，找尋孩子的出現。無時無刻都好想念。

第三次開心手術，小小孩遇到超級大魔王。術後心臟跳動不佳，曾停止呼吸心跳，經歷 CPR 急救，裝置葉克膜讓心

臟休息一週；血液發現黴菌感染，嚴重敗血症，胸腹都是紫黑斑點狀出血；單側嘴角、手臂和肩頭產生不明抽搐，腦部額葉顳葉曾短暫缺血；高燒感染，心臟傷口反覆膿包，再度進行開心清創手術；心跳數從一百初狂飆接近兩百，心室心搏過速，電擊整治心律不整，拔管失敗再插管……。踩在高空的鋼索上，每一步都好驚險。

該給陽光照耀的小小年紀，困在加護病房裡；該在草地奔跑的小小身體，綁在冰冷的儀器和病床上。孩子用盡全身氣力，拼命修復身上所有的傷和病，只因術前與媽咪的約定。曾經微小不過的點頭答應，竟巨大到需要孩子豁出全部生命來捍衛。「不管任變成什麼樣子，媽咪都愛你、陪伴你。」春夏秋冬，自始至終，不曾改變。

陽光從正對 101 大樓的窗外灑進來，被呼吸鼻罩罩住鼻子的臉，嘴唇粉嫩、面色紅潤，眼神溫柔友善，掌心一樣把握最愛的高飛娃娃。好幾度以為要死掉的孩子，經過長達半年的時間，依然努力心跳呼吸，撐熬過一關關又難又艱困的關卡，移除掉一條條又長又蜿蜒的管路，再度好轉到拔管。

春天來臨，雪人寶寶在溫暖的陽光中，一點一滴融化……。

把握存活的每一天，在冰冷和黑暗中，尋找到微笑和陽光；在委屈和病痛裡，建築起自由和快樂。若有一天，註定

衰竭的心臟，逃不過停止跳動的命運，當守護孩子活著免於病痛，已是絕對的不可能，簽署放棄急救同意書，讓孩子平靜沒有痛苦地沉睡死去，是為人母親的最後選擇。唯一決定。

打開生命中的抽屜，雪人寶寶，在冷冽的冬天裡，笑得燦爛。